

集部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五十八

明 茅坤 撰

廬陵文鈔三十

墓表

石曼卿墓表

以悲慨帶叙事歐陽公知得曼卿如印在心故描畫得會哭會笑

曼卿諱延年姓石氏其上世為幽州人幽州入于契丹其祖自成始以其族間走南歸天子嘉其來將禄之不可乃家于宋州之宋城父諱補之官至太常博士幽燕俗勁武而曼卿少亦以氣自豪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人奇節偉行非常之功視世俗屑屑無足動其意者自顧不合於時乃一混于酒然好劇飲大醉頹然自放由是益與時不合而人之從其游者皆知愛曼卿落落可奇而不知其才之有以用也年四十八康定二年二月

四日以太子中允祕閣校理卒于京師曼卿少舉進士不第真宗推恩三舉進士皆補奉職曼卿初不肯就張文節公素奇之謂曰母老乃擇禄耶曼卿矍然起就之遷殿直久之改太常寺太祝知濟州金鄉縣歎曰此亦可以為政也縣有治聲通判乾寧軍丁母永安縣君李氏憂服除通判永靜軍皆有能名充館閣校勘累遷大理寺丞通判海州還為校理莊獻明肅太后臨朝曼卿上書請還政天子其後太后崩范諷以言見幸引嘗言

太后事者遽得顯官欲引旻卿旻卿固止之乃已自契丹通中國德明盡有河南而臣屬遂務休兵養息天下晏然内外弛武三十餘年旻卿上書言十事不報已而元昊反西方用兵始思其言召見稍用其說籍河北河東陜西之民得鄉兵數十萬旻卿奉使籍兵河東還稱旨賜緋衣銀魚天子方思盡其才而且病矣既而閳邊將有欲以鄉兵捍賊者笑曰此得吾粗也夫不教之兵勇怯相雜若怯者見敵而動則勇者亦牽而潰矣令或

不暇教不若募其敢行者則人人皆勝兵也其視世事蔑若不足為及聽其施設之方雖精思深慮不能過也狀貌偉然喜酒自豪若不可繩以法度退而質其平生趣舍大節無一悖於理者遇人無賢愚皆盡忻懽及可否天下是非善惡當其意者無幾人其為文章勁健稱其意氣有子濟滋天子聞其喪官其一子使禄其家既卒之三十七日葬于太清之先塋其友歐陽修表於其墓曰

嗚呼曼卿寧自混以為高不少屈以合世可謂自重之士矣士之所負者愈大則其自顧也愈重自顧愈重則其合愈難然欲與共大事立奇功非得難合自重之士不可為也古之魁雄之人未始不負高世之志故寧或毀身汚迹卒困于無聞或老且死而幸一遇猶克少施于世若曼卿者非徒與世難合而不克所施亦其不幸不得至乎中壽其命也夫其可哀也夫

尚書屯田員外郎李君墓表

串情如疋練

漢水東至乾德匯而南民居其衝水悍暴而岸善崩然其民尤富完其下南山之材治室屋聚居蓋數千家皆安然易漢而自若者以有石隄為可恃也景祐五年余始為其縣令既行漢上臨石隄問其長老皆曰吾李君之作也於是喟然而嘆求李君者得其孫厚厚舉進士好學能自言其世云李氏貝州清河人君舉進士中淳化三年乙科鎮州真定主簿齊化基為吏以强察自喜

惡君廉直不為屈多求事可釀為罪者責君理之君辨愈明不可汙卒服其能反薦之遷威虜軍判官河北轉運使又薦為冀州軍事判官吏部籍凡四較考者外皆召還公考當召是時契丹侵邊冀州獨乞留君督軍餉課為最多遷大理寺丞乘傳治壁州疑獄既還轉運使又請通判冀州督旁七縣軍餉課尤多而民不勞遭歲饑悉出庾粟以貸民且曰凶豐甚必復使豐而歸諸庾是化吾朽積而為新乃兩利也轉運使以為然因請君

益貸貝魏滄棣諸州後歲果豐饑民德君粟歸諸庾無後者蓋賴而活者數十萬家居三年轉運使上冀人言乞留許留一歲就拜殿中丞歲滿將去冀民夜私入其府塹其居若不可出君諭之乃得去通判河南未行契丹兵指邢洺天子擇吏之能者改君通判邢州其守趙守一當守邢以扞寇辭不任邢事天子曰李某佐汝可無患守一至邢悉以州事任君御史中丞王嗣宗辟推直官遂薦為御史以疾不拜求知光化軍作所謂石隄

者孫何薦其材拜三司戸部判官改知建州皆以疾辭又求知漢陽軍居三歲而漢陽之獄空者二歲卒以疾解退居于漢旁大中祥符六年五月某日卒於家遂葬縣東遵教鄉之友于村子孫因留家焉君諱仲芳字秀之享年五十有三官至尚書屯田員外郎君為人敦敏而材以疾中止余聞古之有德於民者歿則鄉人祭於其社令民既不能祠君於漢之旁而其墓幸在其縣余令也又不表以示民嗚呼其何以章乃德俾其孫刻石

于隧以永君之揚

内殿崇班薛君墓表

此篇公以先為誌故不欲復為表於以婉其文如

此

公諱塾字宗道姓薛氏資政殿學士兵部尚書簡肅公

之弟薛之世德終始有簡肅公之誌與碑公官至内殿

崇班以某年某月某日卒官于蜀州其子仲儒以其喪

歸葬于絳州之正平先葬而來乞銘以誌予幸嘗紀次

簡肅公之德而又得銘公其銘曰公躬直清官以材稱惟賢是似不媿其兄既葬而仲孺又來請曰銘之藏誠以永吾先君于不朽然不若碣于隧以表見于世之昭昭也予惟薛氏於絳爲著姓簡肅公於公爲兄弟而公之世德予既見之銘而其子又欲碣以昭顯于世可謂孝矣然予考古所謂賢人君子功臣烈士之所以銘見于後世者其言簡而著及後世衰言者自疑於不信始繁其文而猶患於不章又備其行事惟恐不爲世之信

也若薛氏之著于絳簡肅公之信于天下而予之銘公不愧于其兄則公之銘不待繁言而信也然其行事終始予亦不敢畧而誌諸墓矣今之碣者無以加焉則取其可以簡而著者書之以慰其子之孝思而信于絳之人云

連處士墓表

表處士並從里人之感欷處着色自是一法長厚之行長厚之言

連處士應山人也以一布衣終于家而應山之人至今思之其長老教其子弟所以孝友恭謹禮讓而温仁必以處士為法曰為人如連公足矣其矜寡孤獨凶荒饑饉之人皆曰自連公亡使吾無所告依而生以為恨嗚呼處士居應山非有政令恩威以親其人而能使人如此其所謂行之以躬不言而信者歟處士諱舜賓字輔之其先閩人自其祖光裕嘗為應山令後為磁郢二州推官卒而反葬應山遂家焉處士少舉毛詩一不中而

其父正以疾廢于家處士供養左右十餘年因不復仕進父卒家故多貲悉散以賙鄉里而教其二子以學曰此吾貲也歲饑出穀萬斛以糶而市穀之價卒不能增及旁近縣之民皆賴之盜有竊其牛者官為捕之甚急盜窮以牛自歸處士為之媿謝曰煩爾送牛厚遺以遣之嘗以事之信陽遇盜於西關左右告以處士盜曰此長者不可犯也捨之而去處士有弟居雲夢往省之得疾而卒以其柩歸應山應山之人去縣數十里迎哭爭

負其柩以還過縣市市人皆哭為之罷市三日曰當為

連公行喪處士生四子曰庶庠庸膺其二子教以學者

後皆舉進士及第今庶為壽春令庠為宜城令處士以

天聖八年十二月某日卒慶歷二年某月日葬于安陸

蔽山之陽自卒至今二十年應山之長老識處士者與

其縣人嘗賴以為生者往往尚皆在其子弟後生聞處

士之風者尚未遠使更三四世至于孫曾其所傳聞有

時而失則懼應山之人不復能知處士之詳也乃表其

墓以告于後云八年閏正月一日廬陵歐陽脩述

尚書屯田員外郎張君墓表

通篇交情上相紊敘

君諱谷字應之世為開封尉氏人曾祖節祖遇皆不仕父柄為鄭州原武縣主簿因留家焉今為原武人也君舉進士及第為河陽河南主簿蘇州觀察推官開封府士曹參軍遷著作佐郎知陽武縣通判眉州累遷屯田員外郎復知陽武縣以疾致仕卒于家享年五十有九

君為人剛介好學問事父母孝與朋友信其為吏潔廉所至有能稱其在河南時予為西京留守推官與謝希深尹師魯同在一府其所與游雖他掾屬賓客多材賢少壯馳騁於一時而君居其間年尚少獨若羸病肺吐血者已十餘年幸其疾少間輒亦從諸君飲酒諸君愛而止之君曰我豈久生者耶雖他人視君亦若不能勝朝夕者其後同府之人皆解去而希深師魯與當時少壯馳騁者喪其十八九而君癯然喢血如故後二十年

始以疾卒君雖病羸而力自為善居官為吏未嘗廢學問多為賢士大夫所知乃知夫康強者不可恃以久而羸弱者未必不能生雖其遲速長短相去幾何而強者不自勉或死而泯滅於無聞弱者能自力則必有稱于後世君其是已君嘗謂予曰吾旦暮人耳無所取于世也尚何區區於仕哉然吾常哀祿之及於親者薄若幸得不死而官登于朝冀竊國家褒贈之寵以榮其親然後歸病于原武之廬足矣乃益買田治室於原武以待

君自河南蘇州累為名公卿所薦乃遷著作為郎官贈其父太子中允母宋氏京兆縣太君於是遂致仕歸于原武營其德政鄉之張固村原將葬其親十以皇祐五年十一月某日用事前四日君亦卒遂以某日從葬于原上子與君遊久記其昔所謂予者且哀君之賢而不幸又嘉君之志信而有成於其葬也不及銘乃表於其墓君娶祝氏封華陽縣君有子曰損試將作監主簿至和二年三月七日歐陽修撰

永春縣令歐君墓表

以三人同里同志行特不同遇處相感慨

君諱慶字貽孫姓歐氏其上世為韶州曲江人後徙均州之鄖鄉又徙襄州之穀城乾德二年分穀城之陰城鎮為乾德縣建光化軍歐氏遂為乾德人修嘗為其縣令問其故老鄉閭之賢者皆曰有三人焉其一人曰太傅贈太師中書令鄧文懿公其一人曰尚書屯田郎中戴國忠其一人曰歐君也三人者學問出處未嘗一日

不同其忠信篤於朋友孝悌稱於宗族禮義達于鄉閭乾德之人初未識學者見此三人皆尊禮而愛親之既而皆以進士舉於鄉而君獨黜於有司後二十年始以同三禮出身為潭州湘潭主簿陳州司法參軍監考城酒税遷彭州軍事推官知泉州永春縣事而鄧公已貴顯于朝君尚為州縣吏所至上官多鄧公故舊君絶口不復道前事至終其去不知君為鄧公友也君為吏廉貧宗族之孤幼者皆養于家居鄉里有訟者多就君決

曲直得一言遂不復爭人至于今傳之嗟夫三人之為道無所不同至其窮達何其異也而三人者未嘗有動於其心也乾德之人稱三人者亦不以貴賤為異則其幸不幸豈足為三人者道哉然而達者昭顯于一時而窮者泯没於無述則為善者何以勸而後世之來者何以考德於其先故表其墓以示其子孫君有子世英為鄧城縣令世勳舉進士君以天聖七年卒享年六十有四葬乾德之西北廣節山之原

通篇交情相感欷歔更比諸篇有生色文章中之國風也

河南府司録張君墓表

故大理寺丞河南府司録張君諱汝士字堯夫開封襄邑人也明道二年八月壬寅以疾卒于官享年三十有七卒之七日葬洛陽北邙山下其友人河南尹師魯誌其墓而廬陵歐陽修為之銘以其葬之速也不能刻石乃得金谷古甎命太原王顧以丹為隷書納于壙中嘉

原書卷次訛誤

祐二年某月某日某子吉甫山甫改葬君于伊闕之教忠鄉積慶里君之始葬北邙也吉甫纔數歲而山甫始生余及送者相與臨穴視窆且封哭而去今年春余主試天下貢士而山甫以進士試禮部乃來告以將改葬其先君因出銘以示余蓋君之卒距今二十有五年矣初天聖明道之間錢文僖公守河南公王家子特以文學仕至貴顯所至多招集文士而河南吏屬適皆當時賢材知名士故其幕府號為天下之盛君其一人也文

僖公善待士未嘗責以吏職而河南又多名山水竹林茂樹奇花怪石其平臺清池上下荒墟草莽之間余得日從賢人長者賦詩飲酒以為樂而君為人靜默修潔常坐府治事省文書尤盡心於獄訟初以辟為其府推官既罷又辟司録河南人多賴之而守尹屢薦其材君亦工書喜為詩閒則從余遊其語言簡而有意飲酒終日不亂雖醉未嘗頹墮與之居者莫不服其德故師魯誌之曰飭身臨事余嘗愧堯夫堯夫不余愧也始君之

葬皆以其地不善又葬速其禮不備君夫人崔氏有賢行能教其子而二子孝謹克自樹立卒能改葬君如吉卜君其可謂有後矣自君卒後文僖公得罪貶死漢東吏屬亦各引去今師魯死且十餘年王顧者死亦六七年矣其送君而臨穴者及與君同府而遊者十蓋八九死矣其幸而在者不老則病且衰如予是也嗚呼盛衰生死之際未始不如是是豈足道哉惟為善者能有後而託於文字者可以無窮故於其改葬也書以遺其子

碑碣於墓且以寫余之思焉吉甫今為大理寺丞知緱氏縣山甫始以進士賜出身云

太常博士周君墓表

變調以孝行一節立其總槩相為感慨始終

有篤行君子曰周君者孝於其親友於其兄弟居父母喪與其兄其弟某某居于倚廬不飲酒食肉者三年其言必戚其哭必哀除喪而癯然不能勝人事者葢久而後復自孔子在魯而魯人不能行三年之喪其弟子疑以

為問則非魯而他國可知也孔子歿而其後世又可知也令世之人知事其親者多矣或居喪而不哀者有矣生能事而死能哀或不知喪禮者有矣或知禮而以謂喪主於哀而已不必合於禮者有矣如周君者事生盡孝居喪盡哀而以禮者也禮之失久矣喪禮尤廢也令之居喪者惟仕宦婚嫁聽樂不為此特法令之所禁爾其寢麻之數哭泣之節居處之别飲食之變皆莫知夫有禮也在上位者不以身率其下在下者無所望於其

上其遂廢矣乎故吾於周君有所取也君諱堯卿字子俞道州永明縣人也天聖二年舉進士累官至太常博士歷連衡二州司理參軍桂州司録知高安寧化二縣通判饒州未行以慶歷五年六月朔日卒于朝集之舍享年五十有一皇祐五年某月日葬于道州永明縣之紫微岡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贈某官母唐氏封某縣太君娶某氏封某縣君君學長於毛鄭詩左氏春秋家貧不事生產喜聚書居官禄雖薄常分俸以賙宗族

朋友人有慢已者必厚為禮以愧之其為吏所居皆有能政有文集二十卷君有子七人曰諭鼎州司理叅軍曰詵湖州歸安主簿曰謐曰諷曰諲曰說曰誼皆未仕嗚呼孝非一家之行也所以移於事君而忠仁於宗族而睦交於朋友而信始於一鄉推之四海表于金石示之後世而勸考君之所施者無不可以書也豈獨俾其子孫之不隕也哉

右班殿直贈右羽林軍將軍唐君墓表

撰次封君墓表此為最調

嘉祐四年冬天子既受祫享之福推恩羣臣並進爵秩既又以及其親若在若亡無有中外遠邇於是天章閣待制尚書户部員外郎唐君得贈其皇考驍衛府君為右羽林將軍府君諱拱字其其先晉原人後徙為錢塘人曾祖諱休復唐天復中舉明經為建威軍節度推官祖諱仁恭仕吳越王為唐山縣令累贈諫議大夫父諱謂官至尚書職方郎中累贈禮部尚書府君以父廕補

太廟齋郎改三班借職再遷右班殿直監舒州孔城鎮澧州酒稅巡檢泰州鹽場漳州兵馬監押乾興元年七月某日以疾卒于官享年四十有六府君孝悌于其家信義於其朋友廉讓於其鄉里其居於官名公鉅人皆以為材而未及用也享年不永君子哀之有子曰介字子方舉進士皇祐中嘗為御史以言事切直貶春州別駕當是時子方之風竦動天下已而天子感悟貶未至而復用之令列侍從居諫官自子方為祕書丞始贈府

君為太子右清道率府率其為尚書主客員外郎殿中侍御史裏行又贈府君為右監門衛將軍其為尚書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權開封府判官又贈府君為右屯衛將軍其遷户部員外郎河東轉運使又贈府君為驍衛將軍葢自登于朝以至榮顯遇天子有事于天地宗廟推恩必及焉府君初娶博陵崔氏贈仙游縣太君後娶崔氏贈清河縣太君皆衛尉卿仁冀之女生一男介也五女長適太子中舍盧圭次適歐陽昊早卒次適横

州推官高定次適進士陸平仲次適著作佐郎陳起慶歷三年八月某日以府君及二夫人之喪合葬于江陵龍山之東原後十有七年廬陵歐陽修乃表於其墓曰嗚呼余於此見朝廷所以褒寵勸勵臣子之意豈不厚哉又以見士之為善者雖湮沒幽鬱其潛德隱行必有時而發而遲速顯晦在其子孫然則為人之子者其可不自勉哉蓋古之為子者祿不逮養則無以及其親矣今之為子者有克自立則尚有榮名之寵焉其所以教

人之孝者篤于古也深矣子方進用于時其所以榮其親者未知其止也姑立表以待焉

胡先生墓表

胡安定生平所著見者師道一節故通篇摹寫盡在此

先生諱瑗字翼之姓胡氏其上世為陵州人後為泰州如臯人先生為人師言行而身化之使誠明者達昏愚者勵而頑傲者革故其為法嚴而信為道久而遵師道

廢久矣自景祐明道以來學者有師惟先生暨泰山孫明復石守道三人而先生之徒最盛其在湖州之學弟子去來常數百人各以其經轉相傳授其教學之法最備行之數年東南之士莫不以仁義禮樂為學慶歷四年天子開天章閣與大臣講天下事始慨然詔州縣皆立學於是建太學於京師而有司請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為太學法至今為著令後十餘年先生始來居太學學者自遠而至太學不能容取旁官署以為學舍禮

部貢舉歲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其高第者知名當時或取甲科居顯仕其餘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不問可知為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語稱先生不問可知為胡公也先生初以白衣見天子論樂拜祕書省校書郎辟丹州軍事推官改密州觀察推官丁父憂去職服除為保寧軍節度推官遂居湖學召為諸王宮教授以疾免已而以太子中舍致仕遷殿內丞於家皇祐中驛召至京師議樂後以為大理

評事兼太常寺主簿又以疾辭歲餘為光禄寺丞國子監直講逥居太學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嘉祐元年遷太子中允充天章閣侍講仍居太學已而病不能朝天子數遣使者存問又以太常博士致仕東歸之日太學之諸生與朝廷賢士大夫送之東門執弟子禮路人嗟歎以為榮以四年六月六日卒于杭州享年六十有七以明年十月五日葬于烏程何山之原其世次官邑與其行事莆陽蔡君謨具誌于幽堂嗚呼先生之德在

乎人不待表而見於後世然非此無以慰學者之思乃揭于其墓之原六年八月三日廬陵歐陽修述

瀧岡阡表

幼孤而欲表父之德也於其母之言故為得體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于瀧岡之六十年其子修始克表於其阡非敢緩也蓋有待也修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貧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於成人太夫人告之曰汝父為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

俸禄雖薄常不使有餘曰毋以是為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壠之植以庇而為生吾何恃而能自守耶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自吾為汝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閒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常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為新免於喪適然耳既而

其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為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邪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抱汝而立于旁因指而歎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

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於家無所矜飾而所為如此是真發於中者邪嗚呼其心厚於仁者邪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汝其勉之夫養不必豐要於孝利雖不得博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修泣而志之不敢忘先公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為道州判官泗緜二州推官又為泰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瀧岡太夫人姓鄭氏考諱德儀世為江南名族太夫人恭

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安康彭城
三郡太君自其家少微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
過之曰吾兒不能茍合於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其後
修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吾處之
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自先公之亡二十年修始
得祿而養又十有二年列官于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
年修為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大夫
人以疾終于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又八年修以非才入

副樞密遂叅政事又七年而罷自登二府天子推恩褒其三世蓋自嘉祐以來逢國大慶必加寵錫皇曾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禄大夫太師中書令曾祖妣累封楚國太夫人皇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禄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累封吳國太夫人皇考崇公累贈金紫光禄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皇妣累封越國太夫人今上初郊皇考賜爵為崇國公太夫人進號魏國於是小子修泣而言曰嗚呼為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

之常也惟我祖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褒大實有三朝之錫命是足以表見於後世而庇賴其子孫矣乃列其世譜具刻于碑既又載我皇考崇公之遺訓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於修者並揭于阡俾知夫小子修之德薄能鮮遭時竊位而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來有自熙寧三年歲次庚戌四月辛酉朔十有五日乙亥男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行兵部尚書知青州軍州事兼

管內勸農使充京東東路安撫使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修表

集賢校理丁君墓表

獨解知端州一事甚可誦

君諱寶臣字元珍姓丁氏常州晉陵人也景祐元年舉進士及第為峽州軍事判官淮南節度掌書記杭州觀察判官改太子中允知剡縣徙知端州遷太常丞博士坐海賊儂智高陷城失守奪一官徙置黃州久之復得

太常丞監湖州酒稅又復博士知諸暨縣編校祕閣書籍遂為校理同知太常禮院君為人外和怡而内謹立望其容貌進趨知其君子人也居鄉里以文行稱少孤與其兄篤於友悌兄亡服喪三年曰吾不幸幼失其親兄吾父也慶歷中詔天下大興學校東南多學者而湖杭尤盛君居杭學為教授以其素所學問而自修於鄉里者教其徒久而學者多所成就其後天子患館閣職廢特置編校八員其選甚精乃自諸暨召居祕閣君治

州縣聽決精明賦役有法民畏信而便安之其始治剡也如此後治諸暨剡鄰邑也其民聞其來讙曰此剡人愛而思之謂不可復得者也今吾民乃幸而得之而君亦以治剡者治之由是所至有聲及居閣下淡然不以勢利動其心未嘗走謁公卿與諸學士羣居恂恂人皆愛親之葢其召自諸暨也以才行選及在館閣久而朝廷益知其賢英宗每論人物屢稱之國家自削除僭偽東南遂無事偃兵弛備者六十餘年矣而嶺外尤甚其

山海荒濶列郡數十皆為下州朝廷命吏常以一縣視之故其守無城其戍無兵一日智高乘不備陷邕州殺將吏有衆萬餘人順流而下潯梧封康諸小州所過如破竹吏民皆望而散走獨君猶率羸卒百餘拒戰殺六七人既敗亦走初賊未至君語其下曰幸得兵數千人伏小湘峽扼至險以擊驕兵可必勝也乃請兵於廣州凡九請不報又嘗得賊覘者一人斬之賊既平議者謂君文學宜居臺閣備侍從以承顧問而眇然以一儒者

守空城提百十饑羸之卒當萬人卒至之賊可謂不幸

而天子亦以謂縣官不素設備而責守吏不以空手捍

賊宜原其情故一切輕其法而君以嘗請兵不得又能

拒戰殺賊則又輕之故他失守者皆奪兩官而君奪一

官已而知其賢復召用後十餘年御史知雜蘇寀受命

之明日建言請復治君前事奪其職而黜之天子知君

賢不可以一青廢而先帝已察其罪而輕之矣又數更

大赦且罪無再坐然猶以御史新用故屈君使少避而

不傷之也乃用其校理歲滿所當得者即以君通判永州方待闕於晉陵以治平四年四月甲子暴中風眩一夕卒享年五十有八累官至尚書司封員外郎階朝奉郎勲上輕車都尉曾祖諱某祖諱某皆不仕父諱某贈尚書工部侍郎母張氏仙游縣太君君娶饒氏封晉陵縣君先卒子男四人曰隅曰除曰隮皆舉進士曰恩兒纔一歲女一人適著作佐郎集賢校理胡宗愈君既卒天子憫然推恩録其子隅為太廟齋郎君之平生履

憂患而遭困阨處之安焉未嘗見戚戚之色其於窮達壽夭知有命固無憾於其心然知君之賢哀其志而惜其命止於斯者不能無恨也於是相與論著君之大節伐石紀辭以表見於後世庶幾以慰其思焉

丁元珍失守端州一節生平瑕指處歐陽公曲意摹畫以覆之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五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五十九

明 茅坤 撰

廬陵文鈔三十一

祭文行狀

祭謝希深文

韻語中長短錯綜而寫情可涕

維年月日具官修謹以明日祇役于滑謹用清酌庶羞

之奠致祭于故副閣舍人謝公之靈嗚呼謝公性明於誠履蹈其方其於死生固已自達而天下之士所以嘆息而不已者惜時之良況於吾徒師友之分情親義篤其何可忘景祐之初修走于峽而公在江東寓書真州哀其親老而勉以自强其後二年再遷漢上風波霧毒凡萬二千里而會公南陽初來謁公迎我而笑與我别久憐其貌若故而氣揚清風之館覽秀之涼坐竹林之修蔭泛水芰之清香及告還邑得官靈昌走書來報喜

詠于章罷縣無歸來客公邦歎言未幾遽問于牀不見五日而入哭其堂嗚呼謝公年不得中壽而位止于郎惟其殁也哭者為之哀不識者為之相弔或賻其家或力其喪嗟夫為善之效得此而已庸何傷富貴偶也壽天數也奚較其少多而短長若公之有言著于文行著于事材著于用既久而愈彰此吾徒可以無大恨而君子謂公為不亡滑人來迎修焉當北而不即去者以公而徬徨始修將行期公餞我今其去也來奠公觴茲言

悲矣公其聞乎抑不聞也徒有淚而浪浪尚享

祭吳尚書文

文似疎而感獨深用也字為韻貫到篇末

嗚呼公乎余將老也閱世久也見時之事可喜者少而可悲者多也士少勤其身以干祿仕取名聲初若可愛慕者衆也既而得其所欲而怠與迫於利害而還求全其節以保其終者十不一二也其人康强飲食平居笑言以相懽樂察其志意可謂偉然而或離或合不見幾

時遂至於衰病與其俯仰旦暮之間忽焉以死者十常八九也嗚呼公乎所謂善人君子者其難得旣如彼而易失又如此也故每失一人未嘗不咨嗟殞泣至於失聲而長號也惟公材謀足以居大臣文學足以名後世宜在朝廷以講國論而久留于外宜享壽考以為人望而遽云長逝此搢紳大夫所以聚弔于家而交朋故舊莫不走哭于位豈惟老病之人獨易感而多涕也尚享

祭資政范公文

范公與公同治同難故痛獨深

嗚呼公乎學古居今持方入員丘軻之艱其道則然公曰彼惡謂公好訐公曰彼善謂公樹朋公所勇為謂公躁進公有退讓謂公近名讒人之言其何可聽先事而斥羣議衆排有事而思讐仇謂材毀不吾傷譽不吾喜進退有儀夷行險止嗚呼公乎舉世之善誰非公徒讒人豈多公志不舒善不勝惡豈其然乎成難毀易理又然歟嗚呼公乎欲壞其棟先摧榱桷傾巢破鷇披折傍

枝害一損百人誰不懼誰為讜論是不仁哉嗚呼公乎易名諡行君子之榮生也何毀歿也何稱好死惡生殆非人情豈其生有所嫉而死無所爭自公云亡謗不待辯愈久愈明由今可見始屈終伸公其無恨寫懷平生寓此薄奠

祭尹師魯文

嗟乎師魯辯足以窮萬物而不能當一獄吏志可以狹四海而無所措其一身窮山之崖野水之濱猿猱之窟

麋鹿之羣猶不容於其間今遂即萬鬼而為隣嗟乎師曾世之惡子之多未必若愛子者之衆而其窮而至此兮得非命在乎天而不在乎人方其奔顛斥逐困厄艱屯舉世皆冤而語言未嘗以自及以窮至死而妻子不見其悲忻用舍進退屈伸語默夫何能然乃學之力至其握手為訣隱几待終顔色不變笑言從容死生之間既已能通於性命憂患之至宜其不累於心胸自子云逝善人宜哀子能自達予又何悲惟其師友之益平生

之舊情之難忘言不可究嗟乎師魯自古有死皆歸無物惟聖與賢雖埋不沒尤於文章焯若星日子之所為後世師法雖嗣子尚幼未足以付子而世人藏之庶可無於墜失子於衆人最愛予文寓辭千里侑此一樽冀以慰子聞乎不聞尚享

祭蘇子美文

哀哀子美命止斯耶小人之幸君子之嗟子之心胸蟠屈龍蛇風雲變化雨雹交加忽然揮斧霹靂轟車人有

遭之心驚膽落震仆如麻須臾霽止而四顧百里山川草木開發萌芽子於文章雄豪放肆有如此者吁可怪耶嗟乎世人知此而已貪悅其外不窺其內欲知子心窮達之際金石雖堅尚可破壞子於窮達始終仁義惟人不知乃窮至此蘊而不見遂以没地獨留文章照耀後世嗟世之愚掩抑毀傷譬如磨鑑不滅愈光一世之短萬世之長其間得失不待較量哀哀子美來舉予觴尚享

祭梅聖俞文

悲愴刺骨

昔始見子伊川之上余仕方初子年亦壯讀書飲酒握手相歡譚辯鋒出賢豪滿前謂言仕宦所至皆然但當行樂何以憂患子去河南余貶山峽三十年間乖離會合晚被選擢濫官朝廷薦子學舍吟哦六經余才過分可愧非榮子雖窮厄日有聲名余狷而剛中遭多難氣血先耗髮鬚早變子心寬易在險如夷年實加我其顏

不良謂予仁人自宜多壽余譬膏火煎熬豈久事令反此理固難知況於富貴又可必期念昔河南同時一輩零落之餘惟予子在子又去我余存亢然凡今之游皆莫余先紀行琢辭子宜余責送終卹孤則有衆力惟聲與淚獨出余臆

祭石曼卿文

凄清逸韻

嗚呼曼卿生而為英死而為靈其同乎萬物生死而復

歸於無物者暫聚之形不與萬物共盡而卓然其不朽者後世之名此自古聖賢莫不皆然而著在簡冊者昭如日星嗚呼曼卿吾不見子久矣猶能髣髴子之平生其軒昂磊落突兀崢嶸而埋藏於地下者意其不化為朽壤而為金玉之精不然生長松之千尺產靈芝而九莖奈何荒烟野蔓荆棘縱横風淒露下走燐飛螢但見牧童樵叟歌吟而上下與夫驚禽駭獸悲鳴躑躅而咿嚶今固如此更千秋而萬歲兮安知其不穴藏狐貉與

䵷鼃此自古聖賢亦皆然兮獨不見夫纍纍乎曠野與荒城嗚呼曼卿盛衰之理吾固知其如此而感念疇昔悲涼悽愴不覺臨風而隕涕者有媿乎太上之忘情尚享

祭丁學士文

悲痛慷慨

嗚呼元珍善惡之殊如火與水不能相容其勢然爾是故鄉人皆好孔子不然惡於不善然後為賢子之美才

懿行純德誰稱諸朝當世有識子之憔悴遂以湮淪問孰惡子可知其人毀善之言譬若蠅矢㸃彼白玉濯之而已小人得志蹔快一時要其得失後世方知受侮被謗無如仲尼魏然𡨋晃不祀桓魋孟軻之道愈久彌光名尊四子不數臧倉是以君子修身而俟擾擾姦愚經營一世迨榮華之銷歇嗟泯没其誰記是皆生則狐鼠死為狗彘惟一賢之不幸歴千載而猶傷自古孰不有死至令獨弔乎沅湘彼靈均之事業初未見於南邦使

不遭罹於放斥未必功顯而名彰然則彼讒人之致力乃借譽而揄揚嗚呼元珍道之通塞有命在天其如予何孔孟亦然何以慰子聊為此言寄哀一奠有涕漣漣

祭程相公文

韻味自佳

嗚呼公於時人氣剛難合予實後進晚而相接一笑之樂淋漓酒巵十年再見公老予衰公遽如此予存幾時人生富貴朝露之光及其零落秖益悲傷惟可喜者令

名不忘士窮閻巷念不逢時公位將相韜能不施公居廟堂有言諤諤白首于外愉愉其樂酒酣氣振猶見鋒鍔惜也雖老神清志完手書未復訃已在門昔者樽酒歌歡笑謔令而一觴涕淚雪落死生忽焉自古常然撫棺為訣夫復何言

尚書戶部侍郎贈兵部尚書蔡公行狀

蔡公寬重正直處摹寫有生色

公諱齊字子思其先洛陽人皇祖以下始著籍於膠東

公幼依外舅劉氏能自力為學初作詩已有動人語令相國李公見之大驚謂公之皇考曰兒有大志宜善視之州舉進士第一以書薦其里人史防而居其次祥符八年真宗皇帝采賈誼置器之說試禮部所奏士讀至公賦有安天下意歎曰此宰相器也凡貢士當賜第者攷定必召其高第數人並見又參擇其材質可者然後賜第一及公召見衣冠偉然進對有法天子為無能過者亟以第一賜之初拜將仕郎將作監丞通判兗州太

守王臻治政嚴急喜以察盡為明公務為裁損濟之以寛獄訟為之不寃逾年通判濰州民有告其氏刻偽税印為姦利者已逾十年蹤跡連蔓至數百人公嘆曰盡利於民民無所逃此所謂法出而姦生者邪是為政者之過也為緩其獄得減死者十餘人餘皆釋而不問濰人皆曰公德於我使我自新為善人由是風化大行天禧二年還京師當召試時大臣有用事者意不悦公居數月不得召久而天子記其姓名趣使召試拜著作佐

郎直集賢院階再加為宣德郎勲騎都尉主判三司開拆司賜緋衣銀魚遷右正言階朝奉郎勲上騎都尉令天子即位遷右司諫真宗新棄天下天子諒陰不言丁晉公用事專權欲邀致公許以知制誥公拒不往益堅已而寇萊公王文康公皆以不附已連黜公歸歎曰吾受先帝之知而至於此豈宜為權臣所脇得罪非吾懼也既而晉公敗士嘗為其用者皆恐懼獨公終無所屈未幾同修起居注又拜尚書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

雜事判流內銓賜服金紫改三司戶部度支二副使轉
勲輕車都尉借給事中奉使契丹天聖八年拜起居舍
人知制誥同知審官院會靈宫判官充翰林學士加侍
讀學士賜爵汝南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太后修景德
寺成詔公爲記而宦者羅崇勲主營寺事使人隂謂公
曰善爲記當得叅知政事公故遲之頗久使者數趣終
不以進崇勲怒譏之太后遷禮部郎中改龍圖閣直學
士出爲西京留守是時魯肅簡公方叅知政事爭之太

后前卒不能留以親便求改密州遭歲旱除其公田之租數千石又請悉除京東民租弛其鹽禁使民得賈海易食以救其饑東人至今頼之皆曰使吾人百萬口活而不饑者蔡公也徙南京留守進爵侯增邑户五百爲一千階朝散大夫名還拜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判吏部流内銓遷給事中勲護軍增邑五百爲千五百户莊獻明肅皇太后崩議尊楊太妃爲太后垂簾聽政議決名百官賀公曰天子明聖奉太后十餘年今始躬親

萬事以慰天下之心豈宜女后相繼稱制且自古無有
固止不追斑太妃卒不預政止稱太后於宫中復為龍
圖閣直學士權三司使京師有指荆王為飛語者内侍
省得三司小吏鞫之連及數百人上聞之大怒詔公窮
治迹其所來無端而上督責愈急有司不知所為京師
為之恐動公以謂謬妄之説起於小人不足窮治且無
以慰安荆王危疑之心奏疏論之一夕三上上大悟乃
可其奏止笞數人而已中外之情乃安拜樞密副使進

爵公增邑戶五百為二千南海蠻酋虐其部人部人款宜州自歸者八百餘人議者以為叛蠻不可納宜還其部公獨以為蠻去殘酷而歸有德且以求生宜內之荆湖賜以閒田使自營令縱却之必不復還其部苟散入山谷當為後患爭之不能得其後數年蠻果為亂殺將吏十餘人宜桂以西皆警朝廷頗以為憂景祐元年遷禮部侍郎叅知政事二年賜號推忠佐理功臣進階正奉大夫勲柱國郭皇后廢京師富人陳氏女有色選入

宫為后公爭之以為不可自辰至巳辯論不已上意稍悟遂還其家河决横壠改而北流議者以為當塞公曰水性下而河北地卑順其所趣以導之可無澶滑壅潰之患而貝博數州得在河南於國家便但理堤護魏州而已從之澶滑果無患契丹祭天於幽州以兵屯界上界上驚騷議者欲發大軍以備邊公獨料其必不動後卒無事公在大位臨事不回無所牽畏而恭謹謙退未嘗自伐天下推之為正人搢紳之士倚以為朝廷重三

年頻表求解職不許明年遂罷以戶部侍郎歸班改賜推誠保德功臣勲上柱國久之出知潁州寶元二年四月四日以疾卒于官公在潁州聞西方用兵惻然有憂國心自以待罪外邦不得盡其所懷使其弟稟言西事甚詳公之卒故吏朱寀至潁潁之吏民見寀號泣拜於馬前指公嘗所更歷施為曰此公之迹也其為政有仁恩所至如此平生喜薦士如楊偕郭勸劉隨龐籍段少連比比為當世名臣公為人神色明秀鬚眉如畫精學

博閒寛大沉黙一言之出終身可復其莅官行已出處始終之大節可考不誣如此謹按贈兵部尚書於令為三品其法當謚敢告有司謹狀

司封員外郎許公行狀

叙事中矩矱

君諱遜字景山世家歙州少仕偽唐為監察御史李氏國除以族北遷獻其文若干篇得召試為汲縣尉冠氏主簿凡主簿二歲縣民七百人詣京師願得君為令遷

祕書省校書郎知縣事數上書論北邊事是時趙普為相四方奏疏不可其意者悉投二甕中甕滿輒出而焚之未嘗有所肎可獨稱君為能曰其言與我多合又二歲徙江華令未行轉運使樊知古薦其材拜太僕寺丞磨勘錢帛糧草監永城和糴知海陵監三歲用監最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監泗州排岸司遷贊善大夫監永興軍榷貨務遷太常丞知鼎州州雜蠻蜑喜以攻劫為生少年百餘人私自署為名號常伺夜出掠居人居

人惡之莫敢指君至而歎曰夫政民之庇也威不先去其惡則惠亦不能及人君政既行盜皆亡入他境約君去乃還遷國子博士奉使兩浙江南言茶鹽利害省州縣之役皆稱旨出知興元府大修山河堰堰水舊溉民田四萬餘頃世傳漢蕭何所為君行壞堰顧其屬曰酇侯方佐漢取天下乃暇為此以溉其農古之聖賢有以利人無不為也今吾豈宜憚一時之勞而廢古人萬世之利乃率工徒躬治木石石墜傷其左足君益不懈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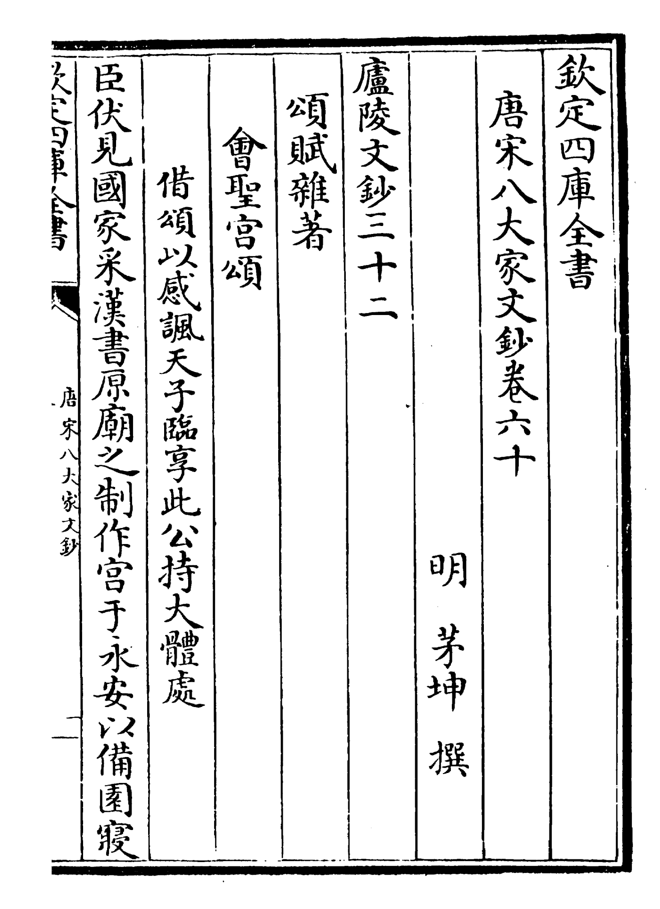
成歲穀大豐得嘉禾十二莖以獻遷尚書主客員外郎京西轉運使徙荆湖南路荆湖南接溪洞諸蠻歲出為州縣患君曰鳥獸可馴況蠻亦人乎乃召其酋豪諭以禍福諸蠻皆以君言為可信訖三歲不以蠻事聞朝廷君罷來朝真宗面稱其能會有司言荆南久不治真宗拜君度支員外郎知府事荆南鈐轄北路兵馬於荆湖為大府故常用重人至君特選以材用員外郎自君而始明年遷司封員外郎賜金紫徙知揚州州居南方之

會世之仕宦於南與其死而無歸者皆寓其家於揚州故其子弟雜居民閒往往倚權貴恃法得贖出入里巷為不法至或破亡其家君捕其甚者笞之曰此非吏法乃吾代汝父兄教也子弟羞媿自悔稍就學問為善人風俗大化歲滿在道得疾卒于高郵君少孤事其母兄以孝謹閨門常戒其妻事嫂如姑而未嘗敢先其兄食衣雖弊兄不易衣不敢易初違命侯遣其弟朝京師君之故友全惟嶽當從以其家屬託君惟嶽果留不返君善

撫其家為嫁其女數人李氏國亡君載其家北歸京師以還惟獄歷官四十年不問家事好學尤喜孫吴兵法初在偽唐數上書言事得校書郎遂遷御史王師圍金陵李氏大將李雄擁兵數萬留上江陰持兩端李氏患之以謂非君不能召雄君走上江以語動雄雄即聽命已而李氏以蠟書止雄於溧水君曰此非柵兵之地留之必敗乃戒雄曰兵來慎無動待我一夕吾當入白可與公兵俱入城君去王師挑之雄輒出戰果敗死君至

收其敗卒千人而去君少慷慨卒能自立於時其孝謹
聞於其族其信義著於其友其材能稱於其官是皆可
書以傳謹狀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五十九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六十

明 茅坤 撰

廬陵文鈔三十二

頌賦雜著

會聖宮頌

借頌以感諷天子臨享此公持大體處

臣伏見國家采漢書原廟之制作宮于永安以備園寢

欲以盛陵邑之充奉昭祖宗之光靈以耀示于千萬世甚盛德也臣永惟古先王者將有受命之符必先興業造功警動覺悟於元元然後有其位而繼體守文之君又從而顯明丕大以纂修乎舊物故其兢兢勤勤不忘前人是以根深而葉茂德厚而流光子子孫孫承之無疆伏惟皇帝陛下以神聖之德傳有大器乾健而正離繼而明即位以來於兹十年勤邦儉家以修太平日朝東宫示天下孝親執籩豆三見於郊日星軌道光明清潤

河不怒溢東南而流四夷承命歡和以賓奔走萬里顧
非有干戈告讓之命文移發召之期而犀珠象牙文馬
瑴玉旅于闕庭納于廏府如司馬令無一後先至德之
及上格于天下極于地中浹于人而外冒于四表昆蟲
有命之物無不仰戴神威聖功効見如此太祖創造基
始克成厥家當天受命之功太宗征服綏來遂一海內
睿武英文之業真宗禮樂文物以隆天聲升平告功之
典陛下夙夜虔共嗣固洪業纂服守成之勤基構累積

顯顯昌昌益大而光稱于三后之意可謂至孝況春秋歲時以禘以祫則有廟祧之嚴配天昭孝以享以告則有郊廟明堂之位篆金刻石則有史氏之官歌功之詩流于樂府象德之舞見于羽旄惟是邦家之先祖宗之為有以示民而垂無窮者罔不宣著陛下承先烈昭孝思所以奉之以嚴罔不勤備聖人之德謂無以加而猶以為未也乃復因陵園起宮室以望神遊土水之功嚴而不華地爽而潔守敞而邃神靈杳冥如來如宅合於

禮經孝子謦咳思親之義愚以為宮且成非天子自臨享則不能以來三后之靈然郡國不見治道太僕不先整駕恬然未聞有司之諂豈難於動民而遲其來耶特以龜筮所考須吉而後行耶不然何獨留意於屋牆構築而至於薦見孝享未之思耶況是宮之制夷山為平外取客土鍛石伐木發兵胥靡調旁近郡如此數年而道路之民徒見興為之功恐愚無以識上意是宜不惜屬車之費無諱數日之勞沛然幸臨因展陵墓退而諭

民以孝思之誠遂見守土之臣採風俗以問高年亦堯舜之事也古者天子之出必有采詩之官而道路童兒之言皆得以聞臣是以不勝惓惓之心謹采西人望幸意作為頌詩以獻闕下辭曰

巍峨穹崇奠京之東有山而崧奫淪道源滙流而淵有洛之川川靈山秀回環左右有高而阜其阜何名太祖太宗真宗之陵惟陵之制因山而起隱隱隆隆惟陵之氣常王而喜鬱鬱蔥蔥帝懷穹旻受命我宋造初于屯

帝念先烈用顧余家宣力以勤赫赫三后重基累構既豐而茂燕翼貽謀是惟永圖其傳在予曰祖曰宗有德有功予實嗣之克勤克紹以孝以報予敢不思惟此園陵先后之宅既宅且安后來游止弗宮弗室神何以離迺相川原迺得善地地高惟丘迺以荆灼迺訊寶龜告曰猷帝命家臣而職我事而往惟寅一毫一絲給以縣官無取於民伐洛之新陶洛之土瓦不病窳柯我之斧登我之山木好且堅家臣之來役夫萬名三年有成

宮成翼翼在陵之側須后來格有門有宇有廊有廡有庭有序殿兮耽耽黼帷襜襜天威可瞻庭兮植植鉤盾虎戟容衛以飾太祖維祖太宗維弟真宗維子三聖嶷嶷有以奠位于此而會聖兮在天風馬雲車其來僊僊聖會于此靈威神馭其宮肅然聖既降矣其誰格之惟孝天子聖降當享其誰來薦亦孝天子孝既克祇而來胡遲其下臣修作頌風之

跋唐華陽頌

公所誚玄宗及所論佛老惑人處本旨俱極痛快

可誦

右華陽頌唐玄宗詔附玄宗尊號曰聖文神武皇帝可謂惑矣而其自稱曰上清弟子者何其陋哉方其肆情奢淫以極富貴之樂蓋窮天下之力不足以贍其欲使神僊道家之事為不無亦非其所可冀矧其實無可得哉甚矣佛老之為世惑也佛之徒曰無生者是畏死之論也老之徒曰不死者是貪生之説也彼其所以貪畏

之意篤則棄萬事絕人理而為之然而終於無所得者何哉死生天地之常理畏者不可以茍免貪者不可以茍得也惟積習之久者成其邪妄之心佛之徒有臨死而不懼者妄意乎無生之可樂而以其所樂勝其所可畏也老之徒有死者則相與諱之曰彼超去矣彼解化矣厚自誣而託之不可詰或曰彼術未至故死爾前者茍以遂其非後者從而惑之以為誠然也佛老二者同出於貪而所習則異然由必棄萬事絕人理而為之其

貪於彼者厚則捨於此者果若玄宗者方溺於此而又慕於彼不勝其勞是真可笑也

秋聲賦

蕭瑟可誦雖不及漢之雅而詞致清亮

歐陽子方夜讀書聞有聲自西南來者悚然而聽之曰異哉初淅瀝以蕭颯忽奔騰而砰湃如波濤夜驚風雨驟至其觸於物也鏦鏦錚錚金鐵皆鳴又如赴敵之兵銜枚疾走不聞號令但聞人馬之行聲余謂童子此何

聲也汝出視之童子曰星月皎潔明河在天四無人聲聲在樹間余曰噫嘻悲夫此秋聲也胡為而來哉蓋夫秋之為狀也其色慘淡烟霏雲斂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氣慄冽砭人肌骨其意蕭條山川寂寥故其為聲也凄凄切切呼號憤發豐草緑縟而爭茂佳木葱蘢而可悅草拂之而色變木遭之而葉脫其所以摧敗零落乃其一氣之餘烈夫秋刑官也於時為陰又兵象也於行為金是謂天地之義氣常以肅殺而為心天之於物春

生秋實故其在樂也商聲主西方之音夷則為七月之律商傷也物既老而悲傷夷戮也物過盛而當殺嗟乎草木無情有時飄零人為動物惟物之靈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有動乎中必揺其精而況思其力之所不及憂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渥然丹者為槁木黟然黑者為星星奈何非金石之質欲與草木而爭榮念誰為之戕賊亦何恨乎秋聲童子莫對垂頭而睡但聞四壁蟲聲唧唧如助余之嘆息

憎蒼蠅賦

極力摹寫已屬透矣但有俗韻

蒼蠅蒼蠅吾嗟爾之為生既無蜂蠆之毒尾又無蚊虻之利觜幸不為人之畏胡不為人之喜爾形至眇爾欲易盈杯盂殘瀝砧几餘腥所希杪忽過則難勝苦何求而不足乃終日而營營逐氣尋香無處不到頃刻而集誰相告報其在物也雖微其為害也至要若乃華榱廣厦珍簟方牀炎風之燠夏日之長神昏氣蹙流汗成漿

委四肢而莫舉眊兩目其茫洋惟高枕之一覺冀煩歊之暫忘念於爾而何負乃於吾而見殃尋頭撲面入袖穿裳或集眉端或沿眼眶目欲瞑而復警臂已痺而猶攘於此之時孔子何由見周公於髣髴莊生安得與蝴蝶而飛揚徒使蒼頭了髻巨扇揮颺或頭垂而腕脫每立寐而顛僵此其為害者一也又如峻宇高堂嘉賓上客沽酒市脯鋪筵設席聊娛一日之餘閒奈爾衆多之莫敵或集器皿或屯几格或醉醇酎因之沒溺或投熱

羮遂丧其魄諒雖死而不悔亦可戒夫貪得尤忌赤頭號為景迹一有霑汙人皆不食奈何引類呼朋揺頭鼓翼聚散倐忽往來絡繹方其賔主獻酬衣冠儼飾使吾揮手頓足改容失色於此之時王衍何暇於清談賈誼堪為之太息此其為害者二也又如醯醢之品醬臡之制及時月而收藏謹缾罌之固濟乃衆力以攻鑚極百端而窺覦至於大胾肥牲嘉肴美味葢藏稍露於罅隙守者或時而假寐纔稍怠於防嚴已輒遺其種類莫不

養息蕃滋淋漓敗壞使親朋卒至索爾以無歡臧獲懷憂因之而得罪此其為害者三也是皆大者餘悉難名嗚呼止棘之詩垂之六經於此見詩人之博物比興之為精宜乎以爾刺讒人之亂國誠可嫉而可憎

怪竹辯

只看他空中設相相外歸空

謂竹為有知乎不宜生於廡下謂為無知乎乃能避檻而曲全其生其果有知乎則有知莫如人人者萬物之

最靈也其不知於物者多矣至有不自知其一身者如駢拇枝指懸疣附贅皆莫知其所以然也以人之靈而不自知其一身使竹雖有知必不能自知其曲直之所以然也竹果無知乎則無知莫如枯草死骨所謂蓍龜者是也自古以來大聖大智之人有所不知者必問於蓍龜而取決是則枯草死骨之有知反過於聖智之人所知遠矣以枯草死骨之如此則安知竹之不有知也遂以蓍龜之神智而謂百物皆有知則其他草木瓦石

叩之又頑然皆無所知然則竹未必不無知也由是言之謂竹為有知不可謂為無知亦不可謂其有知無知皆不可知然後可萬物生於天地之間其理不可以一槩謂有心然後有知乎則蚓無心謂凡動物皆有知乎則水亦動物也人獸生而有知死則無知矣蓍龜生而無知死然後有知也是皆不可窮詰故聖人治其可知者置其不可知者是之謂大中之道

雜說三 并序

夏六月暑雨既止歐陽子坐於樹間仰見日月星辰行度見星有殞者夜既久露下聞草間蚯蚓之聲益急其感于耳目者有動乎其中作雜說

蚓食土而飲泉其為生也簡而易足然仰其穴而鳴若號若呼若嘯若歌其亦有所求耶抑其求易足而自鳴其樂耶苦其生之陋而自悲其不幸耶將自喜其聲而鳴其類耶豈其時至氣作不自知其所以然而不能自止者耶何其聒然而不止也吾於是乎有感

星隕於地腥礦頑醜化為惡石其昭然在上而萬物仰之者精氣之聚爾及其斃也瓦礫之不若也人之死骨肉臭腐螻蟻之食爾其貴乎萬物者亦精氣也其精氣不奪于物則藴而為思慮發而為事業著而為文章昭乎百世之上而仰乎百世之下非如星之精氣隨其斃而滅也可不貴哉而生也利欲以昏耗之死也臭腐而棄之而惑者方曰足乎利欲所以厚吾身吾於是乎有感

天西行日月五星皆東行日一嵗而一周月疾於日一月而一周天又疾於月一日而一周星有遲有速有逆有順是四者各自行而若不相為謀其動而不勞運而不已自古已來未嘗一刻息也是何為哉夫四者所以相須而成晝夜四時寒暑者也一刻而息則四時不得其平萬物不得其生葢其所任者重矣人之有君子也其任亦重矣萬世之所治萬物之所利故曰自彊不息又曰死而後已者其知所任矣然則君子之學也其可

一日而息乎吾於是乎有感

中多近道之言

論尹師魯墓誌

録此以見歐公爲文其用意如此世之覽者不之知其好訾之如彼然而公之没且五百年矣其知公而猶未盡其所欲訾公者猶時時見之予不能無慨云

誌言天下之人識與不識皆知師魯文學議論材能則

文學之長議論之高材能之美不言可知又恐太畧故條析其事再述于後述其文則曰簡而有法此一句在孔子六經惟春秋可當之其他經非孔子自作文章故雖有法而不簡也修於師魯之文不薄矣而世之無識者不考文之輕重但責言之多少云師魯文章不合祇著一句道了既述其文則又述其學曰通知古今此語若必求其可當者惟孔孟也既述其學則又述其論議云是是非非務盡其道理不苟止而妄隨亦非孟子不

可當此語既述其論議則又述其材能備言師魯歷貶
自兵興便在陜西尤深知西事未及施為而元昊臣師
魯得罪使天下之人盡知師魯材能此三者皆君子之
極美然在師魯猶為末事其大節乃篤於仁義窮達禍
福不媿古人其事不可徧舉故舉其要者一兩事以取
信如上書論范公而自請同貶臨死而語不及私則平
生忠義可知也其臨窮達禍福不媿古人又可知也既
已具言其文其學其論議其材能其忠義遂又言其為

仇人挾情論告以貶死又言其死後妻子困窮之狀欲使後世知有如此人以如此事廢死至於妻子如此困窮所以深痛死者而切責當世君子致斯人之及此也春秋之義痛之益至則其辭益深子般卒是也詩人之意責之愈切則其言愈緩君子偕老是也不必號天叫屈然後為師魯稱寃也故於其銘文但云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銘不滅意謂舉世無可告語但深藏牢埋此銘使其不朽則後世必有知師魯者其語愈緩其意愈

切詩人之意也而世之無識者乃云銘文不合不講德不辯師魯以非罪蓋為前言其窮達禍福無媿古人則必不犯法況是讐人所告故不必區區曲辯也今止直言所坐自然知非罪矣添之無害故勉狥議者添之若作古文自師魯始則前有穆修鄭條輩及有大宋先達甚多不敢斷自師魯始也偶儷之文茍合于理未必為非故不是此而非彼也若謂近年古文自師魯始則范公祭文已言之矣可以互見不必重出也皇甫湜韓文

公墓誌李翺行狀不必同亦互見之也誌云師魯喜論兵論兵儒者末事言喜無害喜非嬉戲之戲喜者好也君子固有所好矣孔子言回也好學豈是薄顔回乎後生小子未經師友苟恣所見豈足聽哉修見韓退之與孟郊聯句便似孟郊詩與樊宗師作誌便似樊文慕其如此故師魯之誌用意特深而語簡蓋為師魯文簡而意深又思平生作文惟師魯一見展卷疾讀五行俱下便曉人深處因謂死者有知必受此文所以慰吾亡友

爾豈恤小子輩哉

記舊本韓文後

予少家漢東漢東僻陋無學者吾家又貧無藏書州南有大姓李氏者其子堯輔頗好學予為兒童時多遊其家見有弊筐貯故書在壁間發而視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脫落顛倒無次序因乞李氏以歸讀之見其言深厚而雄博然予猶少未能悉究其義徒見其浩然無涯若可愛是時天下學者楊劉之作號為時文能者

取科第擅名聲以誇榮當世未嘗有道韓文者予亦方舉進士以禮部詩賦為事年十有七試于州為有司所黜因取所藏韓氏之文復閱之則喟然歎曰學者當至於是而止爾因怪時人之不道而顧已亦未暇學徒時時獨念于予心以謂方從進士干禄以養親茍得禄矣當盡力于斯文以償其素志後七年舉進士及第官于洛陽而尹師魯之徒皆在遂相與作為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補綴之求人家所有舊本而校定之其後天

下學者亦漸趨於古而韓文遂行於世至于今葢三十餘年矣學者非韓不學也可謂盛矣嗚呼道固有行于遠而止於近有忽于往而貴于今者非惟世俗好惡之使然亦其理有當然者而孔孟惶惶于一時而師法於于萬世韓氏之文沒而不見者二百年而後大施于今此又非特好惡之所上下葢其久而愈明不可磨滅雖蔽于暫而終耀于無窮者其道當然也予之始得於韓也當其沉沒棄廢之時予固知其不足以追時好而取

勢利於是就而學之則子之所爲者豈所以急名譽而干勢利之用哉亦志乎久而已矣故予之仕於進不爲喜退不爲懼者蓋其志先定而所學者宜然也集本出於蜀文字刻畫頗精於今世俗本而脱繆尤多凡三十年間聞人有善本者必求而改正之其最後卷帙不足今不復補者重增其故也予家藏書萬卷獨昌黎先生集爲舊物也嗚呼韓氏之文之道萬世所共尊天下所共傳而有也予於此本特以其舊物而尤惜之

讀李翺文

其結胎全在感當時事上歸重於憤世

予始讀翺復性書三篇曰此中庸之義疏爾智者識其性當復中庸愚者雖讀此不曉也不作可焉又讀與韓侍郎薦賢書以謂翺特窮時憤世無薦已者故丁寧如此使其得志亦未必然以翺為秦漢間好俠行義之一豪雋亦善論人者也最後讀幽懷賦然後置書而歎歎已復讀不自休恨翺不生於今不得與之交又恨予不

得生翺時與翺上下其論也況迺翺一時人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韓愈愈嘗有賦矣不過羨二鳥之光榮歎一飽之無時爾推是心使光榮而飽則不復云矣若翺獨不然其賦曰衆囂囂而雜處兮咸歎老而嗟卑視予心之不然兮慮行道之猶非又怪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以為憂嗚呼使當時君子皆易其歎老嗟悲之心為翺所憂之心則唐之天下豈能亂與亡哉然翺幸不生今時見今之事則其憂又甚

矣奈何今之人不憂也余行天下見人多矣脫有一人能如翺憂者又皆疏遠與翺無異其餘光榮而飽者一聞憂世之言不以為狂人則以為病癡子不怒則笑之矣嗚呼在位而不肯自憂又禁他人使皆不得憂可歎也夫

書梅聖俞藳後

知音之言

凡樂達天地之和而與人之氣相接故其疾徐奮動可

以感於心懽忻惻愴可以察於聲五聲單出於金石不能自和也而工者和之然抱其器知其聲節其廉肉而調其律吕如此者工之善也今指其器以問於工曰彼簨者簴者堵而編執而列者何也彼必曰鼗鼓鐘磬絲管干戚也又語其聲以問之曰彼清者濁者剛而奮柔而曼衍者或在郊或在廟堂之下而羅者何也彼必曰八音五聲六代之曲上者歌而下者舞也其聲器名物皆可以數而對也然至乎動盪血脉流通精神使人可

以喜可以悲或歌或泣不知手足鼓舞之所以然問其何以感之者則雖有善工猶不知其所以然焉蓋不可得而言也樂之道深矣故工之善者必得於心應於手而不可述之言也聽之善亦必得於心而會以意不可得而言也堯舜之時夔得之以和人神舞百獸三代春秋之際師襄師曠州鳩之徒得之為樂官理國家知興亡周衰官失樂器淪亡散之河海逾千百歲間未聞有得之者其天地人之和氣相接者既不得泄於金石疑

其遂獨鍾於人故其人之得者雖不可和於樂尚能歌之為詩古者登歌清廟太師掌之而諸侯之國亦各有詩以道其風土性情至於投壺饗射必使工歌以達其意而為賓樂蓋詩者樂之苗裔與漢之蘇李魏之曹劉得其正始宋齊而下得其浮淫流佚唐之時子昂李杜沈宋王維之徒或得其淳古淡泊之聲或得其舒和高暢之節而孟郊賈島之徒又得其悲愁鬱堙之氣由是而下得者時有而不純焉今聖俞亦得之然其體長於

本人情狀風物英華雅正變態百出哆兮其似春淒兮其似秋使人讀之可以喜可以悲陶暢酣適不知手足之將鼓舞也斯固得深者邪其感人之至所謂與樂同其苗裔者耶余嘗問詩於聖俞其聲律之高下文語之疵病可以指而告余也至其心之得者不可以言而告也余亦將以心得意會而未能至之者也聖俞久在洛中其詩亦往往人皆有之今將告歸余因求其槀而寫之然夫前所謂心之所得者如伯牙鼓琴子期聽之不

相語而意相知也余今得聖俞之藁猶伯牙之琴絃乎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六十